

## 譚孔文訪談：在劇場中探求初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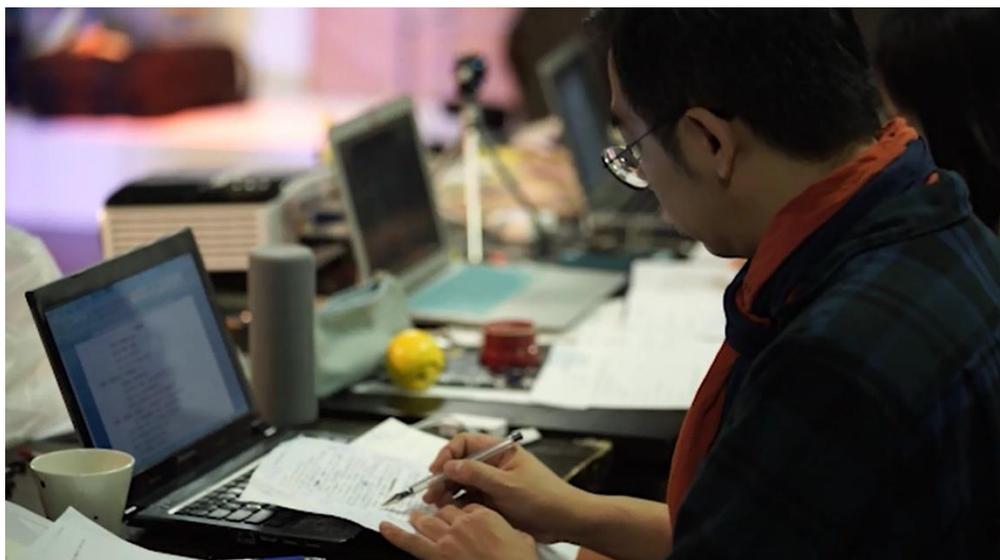
來源：香港 01 [【原文】](#)

日期：2017-11-24

撰文：陸鹿

提起浪人劇場，大概很容易就會泛起「改編香港文學」的印象。創辦人與導演譚孔文直言，劇團的發展的確集中於改編香港文學，有趣的是，他發現自己在選材與製作劇場的過程中，常常不自主又略「宿命」意味地，偏好「成長」與「死亡」的主題：2013年改編董啟章小說的《體育時期 2.0》、2014年以三位香港女作家小說改編的《十年。寒。笑》、同年公演韓麗珠的《縫身》、2016年以董啟章《安卓珍妮》為藍本的《心林》，似乎都離不開上述兩個主題。

「即使我很想逃避，希望不再與這兩個主題拉上關係，但這兩樣東西依然在無形中帶動著製作過程」，譚孔文笑說，「就像這次改編傳記《香港大老——周壽臣》的《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》，在製作過程中，我發現這位百多年前的大人物，他在青年時期的困惑與當下青年的處境出奇地相似，因此最終決定了以他青年時期的片段作為劇場的主軸。這種偶然當中，似乎又存在著我在創作上的必然」。



（採訪當日正值新劇《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》彩排。）

## 香港大老 vs 當下青年：跨越時空的感通

訪問當天正是譚孔文與浪人劇場正在進行新劇——《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》的排練，該劇即將在 12 月 1 日首映。今次的劇場以傳記《香港大老——周壽臣》為藍本，題材上可算是浪人劇場的全新嘗試。「周壽臣」的名字對年輕一代而言也許是陌生的，但在中國歷史與香港的政商歷史中，他都是「大佬級」的人物。

周壽臣原名周長齡，1861 年生於香港。是時，滿清政府經歷了英法聯軍之役的慘敗後銳意革新，開展洋務運動，運動其中有一項計劃為「派童赴美」接受西方教育，周壽臣就是這批留美幼童中的一員。幼童在學業方面的優異成績無容置疑，但是他們融入美國生活、剪去辮子穿上西裝、甚至信奉基督教的舉動卻被清朝官員視為大逆不道；因此，原定十五年的留學計劃，在第十個年頭即告結束，留美幼童被全數「召回」中國。

不難想像，這批「先鋒青年」回國後的發展絕不平坦。周壽臣已是其中較為幸運的成員，在清朝滅亡前官拜二品；辛亥革命後，他選擇攜同妻兒返回香港，不久即獲港英政府頒發太平紳士的名銜，先後入職潔淨局與定例局，在省港大罷工爆發期間穿梭中港兩地調停，後來更獲港督金文泰委任為華人史上第一個名議政局議員。周壽臣的成就不單單於政務，在工商界同樣赫赫有名：他是東亞銀行的創立人之一，又曾加入南洋兄弟菸草、油蔴地小輪、香港電話、香港電燈等公司的董事局。

周壽臣終年 97 歲，他漫長的人生經歷了滿清的覆滅與民國的創立，又在英殖香港創下了華人傳奇；這樣一位「香港大老」的經歷，如何與現今的香港青年有所呼應？

「周壽臣的青年時代很有趣。當時容閔（筆者註：中國近代史上首位留學美國的學生，幼童留美計畫的創設者）花了很多心血在『派童赴美』的計劃上，讓一群原本一無所有的青年去到美國得到知識、精神、思想；這群青年的想法很簡單，也許只是打算回國做官，繼續為國家出力。但是到了美國，因為當地思想開放，青年的個人成長突然像小宇宙爆發一樣。這個爆發卻讓他們因

惑了：究竟自己回國之後要做什麼呢？還是要按以前的路走下去嗎？這個計劃最後失敗收場，他們回去之後也被其他人奚落、表示失望。」

譚孔文解釋，「我覺得這與現在青年的處境很相似。在我的認知裡面，青年是一種『希望』，但現在我們大人或是所謂的長輩去看青年，又是另一種角度。這是我們在挑選題材時，覺得與現在大勢的相似之處」。

他又從劇作《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》的英文名 **Fallen** 說起：「雖然說周壽臣一生有許多成就，但他的青年時代是一個墮落的世代，我相信身在其中的他所作的每一個決定，都需要多番叩問自己的良心。但書中的他是一個很幽默的人，他是不是用這種方式去面對外部墮落的環境呢？而且他留學歸來之後，反而變成身邊人認為他『墮落』了，他又是如何面對自己呢？」而在現今的社會氛圍下年青人所面臨的困惑，似乎就是當時周壽臣身陷的處境。



## 在懷舊中敲問初心

對觀眾而言，這幾年浪人劇團似乎展現了新的感性（sentimental）。過往的劇場改編常常以韓麗珠與董啟章的作品為基礎，呈現了現代生活中人際關係、自我與社會規訓的各種幽微情緒；而 2015 年選擇改編的陳冠中《什麼都沒有發生》與這次的《香港大老——周壽臣》，似乎帶有濃濃的 *nostalgia*（同時有「懷舊」與「鄉愁」之意）味道，與先前劇場的故事情懷似有不同。

譚孔文澄清，浪人劇場一開始就是建基於 *nostalgia* 的情懷之上，自己對懷鄉亦有一種情意結。他追溯那個讓浪人劇場確立以「改編香港文學」為定位的作品——舒巷城的《鯉魚門的霧》，「這是劇團第一次改編香港文學，也是第一次找朋友擔任『文學指導』一同製作，當時找的是陳智德先生」；因為《鯉魚門的霧》是只有六頁的短篇小說，譚孔文又串聯了舒巷城的其他小說，將之變成一個半小時的演出。這套製作方式成為浪人劇場其後的創作的基調。

「那個故事說的是一個水手在早上去到筲箕灣電車總站，當時霧氣瀰漫，他在霧中回憶起自己的童年與生命」，他接著強調說：「所以在一開始，浪人劇場就已經有很強烈的 *nostalgia*！可能在韓麗珠與董啟章的作品中，大家沒有很直接地看到這種能量，但底蘊就是如此；而這兩年揀選的作品，『懷舊』的能量變得更清晰明顯了」。

「我不知道大家怎樣看待『文學』，但是如果要誠實地回應自己的初心，有時是需要回到『母體』，回到青年或初生之時」，這種「回歸」在譚孔文看來，與「懷鄉」、「懷舊」是息息相關的。

## 文學劇場的實驗性

其實，浪人劇團早在九年前已開始了改編香港文學的嘗試。譚孔文自己是怎樣看待文學與劇場的「跨界」？實際操作上又有什麼困難？

譚孔文認為，一個好的戲劇作品或是劇本，它是必然具備文學性的：「我認為文學劇場比較貼近戲劇中的總體劇場（total theatre），動用視覺、聽覺，以所有的感官去感染觀眾。文學也講求對感官的刺激，這與總體劇場的理念有所相似。」劇場的開放性，造就它易於與不同媒介接軌的特質，並且能在這接壤當中發酵出新的東西，譚孔文正是被這種實驗性吸引，但這種「破格」與抽象卻不是所有觀眾都能輕易接受：「這幾年我們很努力做文學改編，吸引了一群固定的觀眾，但是與普羅的、傳統的話劇演出相比，觀眾還是需要更多的時間消化。我不知道還需要多少時間，也有可能等不到。」

譚孔文在說「等不到」的時候頗為豁達，而更出人意表的是，問及譚孔文會從什麼地方開始構思劇本，他首先拋出的是「空間」。「因為我是舞台設計師出身，對於『舞台是什麼』，我希望可以給出一個很清晰的定義，再在這個定義之上思考如何去說一個故事，決定要選取哪些情節與資料放進劇場當中」。而新劇《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》的「棒球場」，正正就是那個觸發故事的「空間」：「『棒球場』是一種青春的象徵，很有動能。那個時候想無論劇本怎樣寫，我也還是要保留『棒球場』的場面，它的出現不是要演員直接在舞台上打棒球，而是一種精神力量；『棒球場』的空間，準確而言更接近一個『祭壇』。」



（《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》海報）

**Do something romantic. Look at history.**

回到即將在 12 月公演的劇《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》。初看宣傳海報的時候，與那色調強烈而略帶迷幻的照片相比，其中引用 Malcolm McLaren 話語的文案，對我而言可說是更為吸引。

Malcolm McLaren 大概擔得起「龐克教父」之名——他與當時的女友 Vivienne Westwood 經營以龐克時尚作賣點的 SEX，獨具慧眼地簽下了 Sex Pistols 引爆龐克運動。海報上那句“Look at history. Do something romantic”，以 Vivienne Westwood 的說法，她是聽了 Malcolm McLaren 這句話後開始發展「海

盜系列」，那屬於她的「新浪漫主義」。究竟這位「龐克教父」與周壽臣之間，存在著怎樣不為人知的關係？

「答案是：沒有關係！」譚孔文突然爆出真相。更徹底地，就連那張艷麗的海報亦與故事無關，它們的存在，是導演美學與姿態的宣示。「戲的內容或者主題，是觀眾在宣傳海報上最為關心的部分；但是觀眾想知道的內容與我想表達的內容的多少，不是必然對等的。我不是從純戲劇出發，因此美學的部分對我而言尤為重要。要如何說一個故事，我也需要一個清晰的姿態。」雖然收到的迴響反應兩極，但是譚孔文卻認為，「起碼我忠於自己，也不想用傳統的方式討論一個歷史人物」。

「我想從周壽臣的精神入手，當敲定了故事的主軸在他的青年時代，我很自然就想起 punk。」剛巧譚孔文在數年前參觀了 Vivienne Westwood 的展覽，翻看與她相關的書籍時特別喜歡“Look at history. Do something romantic”這句，從而開始接觸 Malcolm Maclaren 的音樂。「因此這次的演出，我也強調要用 live music。聲音會是角色的主體，因為劇情就是由主角的內心感情出發，音樂會在劇場中擔當帶動情緒、串聯離散情節的作用。我會說，這次演出也是一個『偽音樂會』。」因為《棒球場上的亞熱帶少年》不會是單純、傳統的故事，而是一個結合多種元素的、關於周壽臣的表演；為了讓觀眾做好心理準備，所以譚孔文在海報設計上也盡顯「破格」，滲漏出「反傳統」的傾向。

雖然譚孔文表示選擇“Look at history. Do something romantic”一句時偶然因素甚多，但在採訪之前我就一直猜想，這也許是譚孔文的創作人意志之坦露：“look at history”正是那懷舊、懷鄉的情懷，“do something romantic”即是在劇場中的各種再現，那種猶如煉金術式的浪漫轉化。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譚孔文後，他說著說：「你可以這樣理解，然後把它寫出來；然後讓大家理解我的理解。」我再追問：「然後大家就可以安然地接受這句話的存在了嗎？」

他俏皮地回應：「正是如此呢！」